

## 第九回 再遊杭綠提松詠 復吳門西席蘭篇

詩曰：

湖邊曉色揭山青，柳畔鶯簧隔樹鳴。  
畫槳輕翻春水碧，波光映帶晚霞明。  
題松爭訝驚人句，以酒相酬快士情。  
一韻一觴通契闊，絳幃自此播才名。

話說臧新不知刁奉去向，叫家人四處找尋，並無下落，臧新大怒，連白從也怪在裏邊，埋怨道：“都是你叫他去，如今拿了綾帕，不知到哪裏去了？”白從見臧新埋怨於他，祇得陪笑道：“大爺不必發怒，待我去尋他。若尋他不見，我想一個良策，務要謀這吳小姐與大爺成親。”臧新聞言，回嗔作喜道：“老白，你有甚麼計策？”白從道：“這非一時一刻的事，也要隨機應變，豈可草草？”臧新信以為實，遂丟過一邊，和白從玩耍不題。

卻說王雲在家守孝，度過殘年，又不便出門遊戲，終日在家納悶。一日，想起夢雲的綾帕，要取出來玩賞一番，遂向舊時書箱內翻遍也尋不見，心中著急，各處找尋不見，又問丫頭小廝們道：“誰曾開這書箱？”奴僕們回道：“一總無人敢動。”王雲不見了綾帕，更加惱悶，想道：“此帕去年在浙回來也未曾檢點，不知被何人竊去，莫若還到浙省一遊，打聽下落。”主意已定，遂吩咐王三料理家事，將幾個大丫頭俱已嫁去，

祇留玉奴，王三夫婦守家，其餘家人都已打發出去。安頓已畢，帶了錦芳，僱隻小船，主僕登舟。不幾日，復到杭城，打發來船，上岸竟投鄭府。錦芳進去稟報，少頃，鄭乾同夫人出來，王雲拜見，坐下，道：“二位大人風光依舊，康健如初。甥自去歲別後，不幸父母俱已去世，承姨父母遠賜隆儀，謝之不盡。”鄭乾道：“向聞賢甥被盜劫去，又值尊椿萱遭變，老夫日夕掛懷，今得賢甥到舍，又少慰鄙懷。外日理該親來作弔，奈去歲罷官，又不得其名，又受署印官之累，因氣惱相感，至於殘傷賤體，未能到府，甚為失禮。”王雲道：“承大人掛念，則感無地，何敢當大人賜顧，罪於甥也。”夫人垂淚問道：“不想外甥父母有此大變，今得外甥來舍，又少慰老身之意。”遂叫家人將東廂收拾，與王雲安歇不題。

到了次日，王雲去候錢、何二人，又帶些禮物送與兩家。有錢、何二人自答拜之後，時常來閑話，王雲倒不為寂寞。一日，何霞來訪王雲，王雲接入書房，禮畢坐下。何霞道：“明日是三月三，西湖不可不到。小弟治得一樽在舟，候兄去一遊，亦不敢具束。”王雲道：“小弟到貴府就要叨擾，甚為不當。”何霞道：“兄休得見笑。”說罷遂起身回去。到次日，何霞收拾完備，亦無他客，就來邀了王雲同錢祿二人，出城竟到西湖，登舟遊玩。看那往來遊舫，士女紛紛，岸邊桃柳雜笙簧，湖光蕩漾載遊歌，看不盡西湖的景致。正是：

六橋畫舫舉春觴，問綠拖紅芳草香。  
燕剪晴雲輕蕩蕩，風翻弱柳態颺颺。

三人在舟中玩景，家人擺下酒餚，遂就坐席。三人飲酒猜拳行令，飲過多時，船泊至岸，何霞又叫家人換席，可擺在大松樹下去，遂邀二人登岸，到各處去遊玩了一遍。回來正要坐地之時，祇見一少年遠遠而來，漸漸走近，方知是吳璧，也同幾個朋友在舟中遊玩，他自己上岸偷閑，卻又遇著錢、何二人，皆是同學朋友，上前作揖。何霞道：“玉章兄來得正好，卻少一位酒客。”吳璧道：“小弟在此相擾，卻也甚妙，奈何也有幾位友人在舟等弟。”何霞道：“且由他們去。見兄不去，他們自然回去，兄與弟等一同回府罷。”吳璧不能推託，見了王雲，就問何霞道：“此位兄尊姓？未曾識荆過。”何霞道：“這位兄姓王名雲，表字清霓，姑蘇人氏。鄭天昆年伯的姨外甥，可稱當今才子。”吳璧道：“小弟不知，失敬了。”遂與王雲揖畢。王雲接問何霞道：“此位兄尊姓大名？”何霞道：“姓吳名璧，字玉章，就是吳文助年伯的令郎。”王雲道：“久慕大名，尚還欠拜。”吳璧道：“豈敢。”王雲心中想道：“原來就是吳璧，不知夢雲小姐可曾配親否？若與其兄相交，或者得際，也未可知。”何霞遂斟酒來，王雲推道：“小弟不能飲了。”何霞道：“酒未曾敬，怎麼說個‘不能’二字？”各各斟滿，盡興暢飲了一會。吳璧見王雲有服，問道：“清霓兄，尊制是何人的？”王雲道：“不幸先父母去冬俱已辭世。”吳璧聞言，亦覺慘然，又道：“室中自有尊嫂了？”王雲道：“尚還未聘。”吳璧道：“蘇郡乃文墨之邦，清霓兄自然博學。今日集此，美景幸會，請教一佳章如何？”王雲道：“小弟學淺才疏，恐不能應命。若玉章兄有興，自當領教。”何霞道：“玉章兄也脫不得白。”吳璧道：“小弟是不能，祇好請教清霓兄。”王雲再三推託，經不得他三人相促，王雲道：“務要小弟拋磚，請命題。”吳璧道：“清霓兄，請隨意罷。”王雲道：“無題無句。”吳璧道：“春山兄來。”錢祿道：“小弟不能，就是兄出個題罷。何必祇管推託。”吳璧道：“務要小弟放肆。”想道：“若出即景，皆是容易的，莫若將此老松為題。”遂道：“新時新景，諒清霓兄常作，今將此虬松為題罷。”錢祿道：“此題大妙。”王雲想道：“出此題目，其人也不巧。倒未曾做過這詩。”家人送過文房四寶，王雲就拂彩箋，不加思索，一揮而就。吳璧見王雲詩成，先已驚奇。王雲將詩遂送在吳璧面前道：“勉力應教，望乞恕笑。”吳璧道：“豈敢。”遂接過來看，上面寫道：“《詠虬松》一律，應玉章兄之命。”詩曰：

形怪長松半接天，歲寒歷遍已千年。  
回枝勢若龍盤影，蒼樹高標鶴唳躔。  
山谷野朋惟日月，石林散發祇雲煙。  
滿身鱗甲飛騰象，和動春風聚酒仙。

吳璧念完道：“極盡形容，真仙才也。”錢、何二人亦各稱賞不已，遂斟酒賀王雲。王雲道：“小弟已獻醜，諸兄們亦要賜教了。”吳璧道：“清霓兄珠玉在前，小弟等不如不獻醜為妙。”三人竟自賴過，王雲亦不過強。又各飲了片時，遂下山登舟，吳璧的船果然已去。又在舟談笑了一會，各各致謝散訖，何霞亦上岸回家不題。

且說吳璧回家，心中想道：“若我妹擇婿，得如是之士足矣。奈他此時落魄之際，母親未必肯允。待他得志功名，言之未晚，前日母親要與文弟覓師，看來王清霓倒也合宜。不知他可肯坐館，待我去與何霞商議。”遂迤邐行來，已是初老。這日同時，家

道：“家相公纔到鄭府去了。”吳璧聞言，竟到鄭府，見門上無人，一直竟走到廳上，聞得笑語喧嘩，竟在東廂。吳璧就走進去，何震同王雲見了，迎上道：“兄何由至此？”遂揖畢坐下。吳璧道：“小弟纔到尊府致謝，欲煩兄弟來候清覓兄，誰知兄已在此。”王雲道：“小弟尚未造府，倒反勞玉趾，甚為罪矣。”吳璧道：“豈敢。”遂邀何震起身，在一旁說道：“小弟有一事相託。”何震道：“長兄有何見諭？小弟無不領教。”吳璧道：“小舍弟要請一位先生，我想清覓兄家中並無掛礙，倒也合宜，二則他也可以讀書。煩兄與他一言，未識可能俯就？”何震道：“待弟與他說看。”二人復坐下，王雲問道：“二兄談的甚麼私房話？”何震道：“不是甚麼私房話。適間玉章兄託小弟向兄說，彼有一位小令弟，欲請一位西賓，想到長兄甚為合宜，未識長兄尊意若何？倘能俯就，我兄也可以讀書。”王雲道：“小弟所學甚短，承玉章兄見愛，恐不能為人師長。”吳璧道：“清覓兄不必過謙，祇恐舍下蝸居有屈，望海涵些。”王雲道：“豈敢。”遂想到夢雲身上，正無門可入，不料有此機會，豈有不允之理？當下應允。吳璧同何震二人別去。王雲就進內與鄭乾言及此事，鄭乾道：“賢甥閑居，未免荒疏儒業，若是坐館，倒也合宜，祇是要丟開少年氣概，方成師長之道。”王雲道：“大人之言誠然有理。”次日，吳璧就著家人送了關書聘禮來。王雲收下禮物，擇三月十五進館，打發來使去訖。

不幾日就是望日，錢、何二人來送王雲進館，吳璧著轎來接。王雲不坐轎，叫人挑了行囊書箱，一面打發錦芳回家，說與王公。又到裏面辭別了姨父母，遂同錢、何二人步到吳府中來。吳璧已在門前相候，見他三人已到，就迎接進廳。各各禮畢坐下，茶罷，遂邀王雲到書房內坐。為何吳府家人一個也不認得王雲？原來向日這些家人總跟吳斌在任，近日這些家人俱是隨吳璧來的。外邊有兩個家人雖是原舊的，見王雲又姓王，又有服，一時也難辨別。王雲見無人認得，更加一倍喜興。至書房坐下，吳璧叫家人進去請公子出來，家人進去請文郎，誰知文郎在家獨喜繡珠抱，此刻不要家人，務要繡珠同去。繡珠道：“先生在那裏，小公子，我是不去。”文郎見繡珠不肯同他去，就哭將起來。夢雲在旁說道：“文弟不要哭，看先生聽見差。我叫繡珠同你去。”繡珠祇得同了到書房來。

四人見文郎出來，遂起身，家人鋪下紅氈，吳璧請王雲上坐，王雲道：“不消行此禮，可叫令弟揖罷。”吳璧道：“師生之禮，豈可廢乎？”王雲西向而立，吳璧著文郎下拜，王雲忙來扶，被吳璧阻住，受了兩禮。吳璧又與王雲為禮。王雲命繡珠帶進小公子去，明早出來讀書。繡珠遂同文郎進去，一頭走著，暗想道：“好一個小先生，年紀還不到二十，就生得這樣風流俊秀。身上不知穿的何人的孝？”進來就將自己暗誇的好告訴夫人，夢雲喝道：“賤人多言！”繡珠暗暗而退。

卻說王雲見繡珠送文郎出來，存心觀視，看來倒有春風滿面，雖在青衣之列，日後未必在人之下。舊歲聞繡翠言小姐身畔還有一個，後問其名，他說叫繡珠，不知可是他？若然是他，小姐之事少有門路矣。

不題王雲心上思想，家人們排席在廳，來請坐席。四人就起身，次序坐下，觥籌交錯，整整盤桓了一日，克盡賓主之歡。錢、何二人謝別不題。王雲就榻在館中，次早，還是繡珠送文郎至館中，王雲命文郎參拜了聖人，作了先生揖，然後與他起諱，喚作吳珍。繡珠看吳珍上了書房，方纔進去，心上十分愛慕王雲。王雲此時還假裝老成，不看繡珠。

自此坐館。不覺光陰迅速，又交初冬天氣，朔風凜凜，瑞雪飄飄。王雲常思夢雲姻事，歎恨未遂。況且繡珠落後出來得也稀了，是夫人不許他出來，縱然間或出來，又有人同來，不能通一言半語，王雲心中好生煩悶。一日想起慧空來，道：“我到此終日碌碌，未曾去候他，他也不知我來。此人乃多情之輩，若不去走走，日後曉得，以我為無義之人。”主意定了，隔了一日，天氣晴朗，吳璧到館中來，王雲向吳璧道：“小弟今日要到家姨夫宅一往，有些小事，特與兄道及。”吳璧道：“先生有尊事請往，何必又向小弟說！”王雲別了吳璧，不到鄭宅，一直竟到福雲庵。庵門未閉，王雲見寂寂無聲，步入佛堂中，小女童在裏邊出來，看見王雲，遂施禮道：“王相公來了。”王雲回揖道：“令師何在？”女童道：“家師在房向爐。”女童進去報說，王雲隨後進來。慧空一見，喜顏相接，施禮坐下。王雲道：“年餘相別，師兄德容如故。”慧空道：“自賢弟蘇旋，杳然無信，未免渴慕。今幸駕臨，少慰愚懷。”又問道：“賢弟身上尊服是何人的？”王雲垂淚道：“一言難盡。”遂將舟中被劫，父母去世的情由細述一遍。慧空聞言，亦淚下道：“年半之別，不料賢弟有許多的苦楚。”又問道：“賢弟幾時到此的？”王雲道：“實不瞞師兄說，小弟還是春間到貴府的，每欲來候師兄，奈何碌碌棲身，一點不得脫身，故此望遲，乞師兄寬恕。”慧空道：“賢弟好人也，春間到此，連信也不帶一個來！目下尊寓還在鄭府麼？”王雲道：“若在家姨尊那裏作寓，來會師兄久矣。不期被吳府請去坐館，一刻也不能脫身，故爾延至今日。”慧空道：“又是哪一家吳府？”王雲笑道：“就是去年被逐之家。”慧空笑道：“哪有這等事，怎生進身？那吳老爺豈不認得？”王雲遂將吳斌出使封王，吳璧西湖之會，因此請為西席細說一遍。慧空笑道：“如此看來，賢弟已得妙人矣。”王雲感頷道：“莫要提起，音響全無，兩邊渾然不曉，如之奈何？”女童捧上茶來。二人茶罷，慧空道：“我前番也曾會過夢雲小姐來，相貌果然生得好，怪不得你這般癡想。”王雲道：“師兄可是真麼？”慧空道：“豈有造言之理。”王雲道：“你看小姐生得如何？”慧空道：“若說小姐的相貌，真正西子重生，色勝海棠，金蓮三寸，不施脂粉，自然生成月貌花容。”王雲聞言，惟有垂首沉吟。慧空見王雲這般情狀，遂問道：“賢弟是何意思？”王雲歎道：“一身孤泊，豈無歎乎！”慧空道：“賢弟何出此言？雖則椿萱去世，待服滿之後，名標金榜，那就不是得意之日？”王雲道：“功名易取，吳小姐姻事難成。其中若師兄去通一線之音，與弟成其姻好，感恩不淺矣。”慧空笑道：“原來賢弟為著吳小姐，故此愁悶，真好癡也。你日後脫白掛綠，央媒來說，無有不允之理。”王雲道：“師兄總說的寬心話，若待成名之日，他家小姐豈肯守著我麼？”慧空道：“不然，賢弟意欲何為？”王雲道：“此事還要師兄周全。”慧空笑道：“我出家人，焉能管你這事？”王雲道：“適纔師兄所言會過吳小姐來，倘若再會時，見機而作便了。”慧空搖首道：“難。”王雲道：“這有何難？”慧空道：“我出家人，哪裏管這閑事？”王雲見慧空不肯，就深深作一揖，求道：“還要師兄幫襯。”慧空見王雲求告，方纔道：“賢弟不要心急，待有巧處，自當意關心照看他動靜，再當奉復如何？”王雲道：“若得師兄用情，沒齒不忘。”

不題王雲在庵，卻說夢雲是日午後閑坐，想起繡珠之言，誇這先生少年英俊，為何一旦父母雙亡，亦是苦情無奇，少年性情，哪裏坐得住館？倒也難得。正想之間，文郎進來玩耍，扯著夢雲的手跳。夢雲道：“文弟今日為何不上學，在此皮面？我去稟先生。”文郎笑嘻嘻的道：“姐姐羞！那先生今日家去了，到曉纔來哩。”夢雲知哥哥也去會友，遂起身道：“文弟，我同你到書房裏去看看來。”吳珍扯著夢雲手，一徑來到館中，不與夫人知道。夢雲到館，見書史齊楚，筆硯精良，像個文人書室，遂坐在椅子上翻王雲的詩稿，看得篇篇錦繡，眉宇齊舒道：“王生真才士也！若得如是之人為配，足我平生之願矣。”翻到後面，見夾著一幅牙箋，抽來看時，上面題《秋夜感懷》，詩道：

天闊秋雲白，孤鴻繞漢清。  
蟾宮青女夢，客苑素生情。

翠竹風聲動，蒼梧月色明。

綾書珠玉杏，日恨隔蓬瀛。

夢雲將詩吟了幾遍，不解其中之意，因想：“客情、青女，可有所懷；翠竹、蒼梧，乃寂寥夜景；綾書、珠玉，事有可疑。但我之綾帕係雲生所得，這王生詩中之意，又何以關？真令人莫解。恨隔蓬瀛，是遠是近？莫非知我而懷？亦不可料。”心上疑惑，不能參透原由，將詩文放好，起身叫吳珍，不知去向。夢雲恐王生回來，遂起身往外走。卻事又遇巧，正值王雲回來，纔到書房門首，兩人撞個滿懷。夢雲杏臉漲紅，三腳兩步走到自己房裏坐下，自己懊悔道：“千不合萬不合到書房中去，被他看見，視我為輕蕩之輩。”又想到：“原來王生這樣青年，果然人物出眾。”

不說夢雲在房中自悔自想，且說王雲見一女子在書房中走出來，細看方知是夢雲小姐，遂進書房，喜的手舞足蹈的道：“今日得見小姐芳容，我好僥幸也，豈不令人想煞。”細看書史依然，想到：“小姐不知曾看我的詩否？若不看還好，看了豈不出醜？小姐此行又無人相隨，甚為奇怪！”

不說王雲在書房中千思萬想，卻說慧空受了王雲之託，刻刻在心，無由得便，不覺殘冬已度，又是新春到了，二月中乃是觀音聖誕，託這機會，換了福衫，竟到吳府中來。此時王雲已在館中，慧空竟往後堂，卻遇夫人，忙施禮道：“夫人萬福。”夫人答禮道：“慧師今日何閑暇來舍下走走？”慧空道：“一則來候夫人、小姐，二來這十九乃是觀音聖誕，特來請夫人、小姐到小庵隨喜。”夫人道：“理該到寶庵拈香纔是，因老身心上不耐煩，小女年幼，祇好奉香資罷。”慧空道：“夫人大駕不往，小尼焉敢強請？小姐為何不見？”丫鬟道：“小姐在花園裏哩。”慧空道：“小尼正要到寶園一玩，不識夫人相容否？”夫人道：“還恐候慧師不至，何出此言？祇是老身不能奉陪，叫丫鬟送慧師去，有小女在園相陪。”

慧空聞言歡喜，遂同丫鬟到園中。祇見小姐在花亭上坐著玩花，慧空道：“小姐好作樂也！”夢雲見是慧空，遂道：“慧師到亭上來坐。”慧空即上亭施禮坐下。夢雲見慧空青年秀雅，倒卻合機，遂問道：“慧師至舍，有何尊事？”慧空道：“小尼輕造，並無他事。十九日是觀音聖誕，求請夫人。小姐到小庵隨喜。不料夫人不肯去。聞說小姐在園中，所以特來奉候，二則瞻仰寶園。”夢雲聞言，起身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同慧師一玩如何？”慧空欣然相從，夢雲、慧空兩手相挽，走下亭來。慧空觀園中景致，好不繁華，但見那：

花開花落，雕欄曲畔，徑填彩甃。小桃枝紅，愛梅殘柳綠，紗窗垂幕，屋宇生春。試看燕語鶯聲弄，望遊魚映影水波津。牡丹亭，一枝枝花吐，芍藥相親。見山疊素螺可意，又那翠柏松椿，這李白來襯，竹修桐嫩，蕉陰鮮杏，露潤風純。繡毳珠玉，蘭馨透好，戲蝶狂蜂採蕊新。須臾香惹衣衿，情盛俏麗主人。

#### 右調《洞庭春色》

慧空在園中遊賞，觀之不足，羨慕不已，行到假山深處，翠竹叢中，慧空同夢雲坐下，繡珠同眾丫鬟們皆去尋花覓果，不在面前，慧空見無人在側，以言挑夢雲道：“小姐，如此春光，豈不撥亂人心，在小姐若何？”夢雲笑道：“慧師乃出家人，再言凡俗，惜當年誤入空門，而今悔之晚矣。似區區日對名花，時臨山水，惟吟詠以取樂，計此之外，更無所思。”慧空道：“小尼乃無心之言。”夢雲道：“言出於心。”慧空道：“小尼失言，詒笑於小姐。”夢雲道：“我也是無稽之談，慧師不要認真。”慧空道：“小尼也是戲言，焉敢認真。小尼另有一言相告，望小姐恕責，小尼方敢奉稟。”夢雲道：“慧師有言，請教何妨。”慧空道：“小姐正在青春，未逢折桂之郎，因爾敢與小姐作伐，望小姐莫作閨中之態，以致有誤終身。”夢雲聞言，唯唯不答，慧空遂告別起身，夢雲留住道：“奴未答師者，有所思耳。”自想道：“關於終身，也害不得許多羞。”遂問道：“慧師所言，必有原故。”慧空道：“並無他故。小尼見小姐乃人中之鳳，擇配才士纔是。因小尼有一個義弟，他是蘇州人氏，翰林之子，前歲來到小庵，與小尼結拜的。那公子前歲曾在府上做過記室的。”夢雲道：“做記室的，可是雲生？”慧空道：“雲姓是他改姓，實是姓王。說也奇怪，聞得去年復到府上坐館，不知可是否？”夢雲聞言，奇道：“舍下館中先生卻是姓王，也是姑蘇人氏，難道前歲記室雲生就是他麼？”慧空道：“然也，小姐不知其細，王生知小姐久矣，託名記室，亦為小姐而行；來做西賓，也為小姐而至。如何小姐反倒茫然，將一個多情才子棄於度外？豈不辜負王生慕才求美之恆心？”夢雲聽了慧空一番言語，如醉初醒，似夢方覺，歎而失言道：“無怪於我，奴不知也。”慧空已知夢雲之心，遂道：“小尼今日造府，亦是王生相託。請問小姐主意如何？”夢雲自知失言，遂轉口道：“此言休向我說，婚姻之事，憑媒妁之言，遵父母之命，奴家豈能如何？慧師不必多心。”慧空見夢雲言語，欲依不依，假言道：“小姐既是這樣說，小尼也是為人所使，看來事不能諧，不如面絕王生，另作求鳳之想。”又要告辭。夢雲道：“慧師且住著。”又自沉吟道：“這禿奴可惡，明明難我，叫我如何回他？若由他去了，又恐失此一段美緣。”慧空見夢雲躊躇不語，促道：“小姐有何台諭？望乞見教，小尼庵中有些小事要去料理。”夢雲道：“煩慧師致於王生，據言有意而來，可將前歲所拾綾帕一方叫他取來還我，則諧姻好。”慧空道：“小姐這有何難，承小姐已允諧姻，以後莫要更改。”夢雲道：“豈有此理。”慧空聞言，遂起身同夢雲步出園來，繡珠也正來請他兩人去喫午飯。繡珠見他二人已來，迎著道：“請師父同小姐去用午膳。”遂同到後堂。夫人道：“慧師在內玩了這半日。”慧空道：“名園美景，莫說半日，就是半年也不厭。”夫人道：“慧師請用午齋。”慧空道：“到府就要相擾。”夫人道：“便飯不恭。”慧空道：“好說。”遂飯罷。夫人封了五兩白銀，付慧空為香燭之資，慧空收了，謝過夫人。小姐出來，到廳上，卻遇王雲同吳璧飯後閑談，見了未免施禮。王雲不能同慧空言語，心中怏怏。慧空向王雲打了一個照會而去。

且說王雲見慧空至此，必然為我之事而來。隔了一日，託事故竟到福雲庵，與慧空相見坐下，王雲道：“前日師兄在吳府探事如何？今日特來相問。”慧空道：“惶恐，惶恐，枉受賢弟之託，不期勞而無功。小姐說你落泊書生，未知才學真假，閨中兒女不能專主。”王雲聽了啞口無言，悶悶不悅，惟有長歎而已。慧空見王雲如此光景，不覺好笑起來。王雲見慧空笑，遂問道：“師兄，你莫非戲我？”慧空道：“我見你如此癡想，所以好笑，並無他意。”王雲道：“實指望師兄去一言，事有八九，誰知竟成畫餅！叫我這腔愁緒怎生消遣？”說罷就欲告辭。慧空道：“賢弟且少待，還有一言相告。”遂笑道：“我實對你說了罷，小姐雲你前歲拾他一方綾帕，若將綾帕還他，大事則諧；若無綾帕，莫想姻緣之分。”王雲聞言，一喜一憂，喜的是小姐相允，憂的是綾帕失卻。慧空道：“賢弟聞此綸音，為何反倒煩惱？莫非綾帕不見了？”王雲道：“卻被師兄猜著，此帕久已被人竊去，怎生有綾帕還小姐？此事還要師兄在小姐面前方便一言。”慧空道：“此言大謬。那小姐前日斬丁嚼鐵講得明明白白，若無綾帕，叫我休去見他。知道你將這綾帕送與何人，倒來說這話？倘然小姐知你將綾帕失落，越發不重你了。”王雲道：“如此作何計較？”慧空道：“別的計策無用，有綾帕則成，無綾帕則休想。”王雲聞言，悶悶不悅，遂別了慧空，來至館中，凝愁不展。

不覺光陰容易，又是初冬，真個日積月累，慳慳成病，竟臥床不起。吳璧見王雲恙重，祇得將轎送至鄭宅調理。鄭宅司夫人聞得

送外甥來，說是有病，心上著急，遂榻王雲在內室，請醫調治，終不愈。一日，鄭乾問王雲道：“賢甥之恙，病源因何而得？”王雲道：“甥因失志功名，少年落泊，感慨而成。”鄭乾道：“賢甥差矣！汝正少年英傑，還該奮志向前，異日成名，顯宗榮祖，那纔是少年志氣，何得郁郁成病？老夫想賢甥年已弱冠，尚未聯姻，一向存心訪求，淑女難得。祇有前歲冬間，老夫往府前有事，見一人行走，袖中墜下一綾帕，上有詩句，乃是女子之作。若得如是之閨秀，可配賢甥矣。未知可有這女子？”王雲聽說綾帕二字，心中驚奇，遂道：“是帕可在？”鄭乾道：“怎麼不在，待老夫取來。”起身向書櫥內取出，付與王雲。王雲接來一看，就喜得眉開眼笑，病竟霍然，當時下榻。鄭乾見王雲看了綾帕，猛然下地，喜道：“賢甥一見此帕即能下床，病也無了，是何緣故？”王雲道：“不瞞大人說，此帕原係甥者，是前歲所拾，放在書箱內，不知被何人竊去。聞得就是東君吳文勛令愛所作，今要此帕，是有聯姻之意，奈未得其時，又失卻此帕，故爾煩惱成病。幸喜大人又拾著，所以喜則忘病。”鄭乾聞言，呵呵大笑道：“原來賢甥意中有美，若待吳文勛回朝，老夫必要與賢甥作伐。”王雲道：“承大人作伐”

不說王雲在鄭府養病，且說夢雲聞得王雲有恙，已送回鄭府，心上甚放不下，慧空自向去後又無音信，心上祇管切切思思，未免食減愁眠，竟有些想思的樣子。且說王雲病好，度過殘冬，又到新春，吳璧來請去，仍復教吳珍書。夢雲聽得王雲復至，心上少安，已知王雲即是雲生，欲叫繡珠打探一個消息，又怕母親、哥哥知道。繡珠進房來，見小姐面帶憂容，這幾日茶飯不思，容顏消減，遂問道：“小姐，你終朝納悶，卻是為何？可說與賤婢，倘能分憂，亦未可知。”夢雲道：“我家館中之王生，據慧空言，就是當年的雲生。”又將慧空問答之言說了一遍。繡珠聞言道：“怪不得王生去年有病回去，原來是小姐所使。”夢雲道：“賤人，怎麼是我之使？”繡珠道：“小姐熟通書史，這些小之事就諒不出來？小姐索他綾帕方肯允親，若此帕在，即忙送來。他延後至今不題者，必然綾帕失落，故此憂悶成病：豈不是小姐所使？如今好而復來，待賤婢去問個消息，就知分曉。”夢雲道：“惟恐夫人、公子知道不便。”繡珠道：“小姐放心，賤婢託事而出，隨機應變，斷不致誤事。”夢雲不語。

且說王雲在館中，一時想起慧空去歲之言，幸喜綾帕又在，意欲送進去，又無可託之人。小姐前番既有口風，我待便而行也罷。正思想之間，祇見繡珠送出吳珍來，想道：“繡珠多時不出來了，今日為何又來？其中必有緣故，待我問他一聲，看事如何。”遂道：“姐姐一向不見，今日得暇送公子出來。”繡珠見王雲相問，遂道：“家裏無人，小姐使我來的。”王雲聽繡珠的來言，好似雙關，又道：“姐姐是小姐房中的麼？”繡珠道：“正是。”王雲道：“聞說小姐有才，可是真否？”繡珠笑道：“先生所問得奇，我家小姐生於當今之世，才富五車，人人皆曉，非一人所知也。”王雲聞言，沈吟不語。繡珠受了小姐之託，正要問王雲一個底細，遂道：“先生躊躇不語，若有所言，不妨見教。”王雲道：“小生有一事相告，恐關耳目。”繡珠道：“公子年幼，外面無人，但說不妨。”王雲道：“小生有心於小姐久矣，諒小姐亦知之。所慮者落泊書生，未敢啟齒於夫人之前。然則世間淑女難求，去歲曾託慧空與小姐面敘，不期小姐要索向日的綾帕，此綾帕那時已被人竊去，無得原物還小姐，因此惱感成病。誰知天緣有定，竊去之人又遺落街坊，是家姨夫拾得，仍付與小生，小生纔得心安病愈，正慮著無人傳進，今得姐姐到此，敢勞帶與小姐。”繡珠道：“綾帕既在，可付與妾帶去，恐有人來。”王雲急忙在書箱內取出付與繡珠，又作一揖道：“此帕小生重之如珍，今付與姐姐，須要仔細。”繡珠還禮笑道：“先生既愛此帕如珍，在前為何失落？”說罷裊裊而去。

來到夢雲房中，向小姐笑嘻嘻不言，夢雲道：“你笑甚來？那生可有話說？”繡珠道：“王生別無言語，就說小姐無情。”夢雲驚道：“他怎說我無情？”繡珠道：“反復三年，哪一刻不思慕小姐？而小姐竟為不知，所以常常感歎。”夢雲道：“書生好不情癡！我又素昧平生，未嘗一面，怎生曉得？好不奇怪！這些閑話也不要題他，綾帕之事可曾說起？”繡珠道：“我前日所料不差，他的綾帕已被人竊去，故感思成病。”夢雲歎道：“書生薄幸，一方綾帕也收藏不住！此事祇好罷了。”繡珠笑道：“還有緣故。說來也奇，誰知竊帕之人又失落在路上，巧巧遇著他姨夫拾得還他，方得病好，今已付我拿在此。”遂在袖中取出，遞與小姐。夢雲接過來，喜之不勝。及至看時，驚奇道：“此帕仿佛似我者。”又看上面的詩款，乃是許英娘詠落花之句，觀此詩情，倒是個才女，未識英娘是何處女子？自然同王生會過，他既得佳人，為何又來煩絮？”又想到：“或者也是拾的，亦未可料。”繡珠見小姐觀帕驚疑，遂道：“小姐為何躊躇？”夢雲道：“你看這帕，不是我的，他不知將何人的來搪塞我。”繡珠道：“這定是拿錯的，王生豈肯將別人的送與小姐。待賤婢明日再去與他要小姐的原帕。”夢雲允諾，就收起此帕。祇因綾帕一錯，又有分教：時下書生局促，後來信達佳人。正是：今日纔聯紅葉緣，才華同調兩周全。

雙綾幸汝傳消息，故有蘭詞到案前。

畢竟繡珠怎生去與王雲索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